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五

臣何喬遠恭

典謨記 革除記附

建文君者懿文皇太子次子而高皇帝孫也懿文太子先高帝薨高帝崩君以太孫嗣紀年建文長諸王强大用齊泰黃子澄計誅鋤之諸王皆恐燕王曰奸臣害我乃以叔父興師誅泰子澄師名靖內難四年靖難師入都君闔宮自焚臣民推燕王爲皇帝擯君年紀不用以未改元之年屬之洪武令稱建文君也君名允炆生而偏顱高帝弗喜成童聰穎能詩使賦

新月曰庶其免乎初懿文太子仁柔亡武君亦文弱好詩書不任法律太子甍高帝屬心燕王以學士劉三吾言乃立君爲太孫使預政太孫時時尚寛大中外有欣欣之心高帝末年其諸子存而壯者成祖若周王橚皆與太子同出高皇后胡妃子楚王楨達妃子齊王榑郭妃子蜀王椿代王桂谷王橞胡妃子湘王柏郜妃子肅王楧韓妃子遼王植余妃子慶王㰘楊妃子寧王權周妃子岷王楩始高帝王諸子多國邊陲以爲陲固分置三護衛其王中原者亦皆有土大方太孫既立諸王以兄子易之太孫以爲憂嘗謂

其傳黃子澄曰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卽陛下千秋萬歲後曷制之黃子澄曰諸王雖有三護衛僅足自固明兵滿天下其孰能當太孫曰善高帝大漸以齊泰爲兵部尚書受遺詔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太孫卽皇帝位以其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其日葬太祖高皇帝孝陵止諸王會葬是月也以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參軍務七月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賜禮部右侍郎董倫椽几王鳩董倫字安常恩平人自爲儒士處山林閒服膺薦蔡賢謝以爲贊善大夫事懿文太子其所陳多忠厚之言太祖聞而善之擢遷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周王子有爋告

其父橚及使曹國公景隆執王及世子京師詔諸王議其罪燕王爲周王請寬宥詔竄于滇莫若且止泰子滇出雲南縣官婦人之仁耳乃廢周王爲庶人徙蒙化置官于雲安十二月朔省牲郊壇詔求直言舉山林嚴穴有德之士齊府人告變召齊王還京君晏朝監察御史尹昌隆諫遲日朕過也示昌隆諫書天下與天下明知朕不德擇所在縣徙還鄉元年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戊寅御奉天殿暫百官之於文華也朔令皇部庚辰子夜脫舄行禮恭爽選賜受賀詔承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命官體

民粥子減田租告郎位于天下神祇勅修太祖實錄徵處士楊士奇二月謚太祖高皇帝孝慈皇后高皇后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册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立皇子文奎爲太子詔曰祖宗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薦之天下後世不宜諱自今諱廟諱廟謚稱號勿諱山林巖穴有才德廉能之士有司以實聞軍民年八十以上亡男女者賜一石米十斤肉二斗酒九十者加一帛一斤綿衣杖以上及嘗爲隸僕者不與鰥寡孤獨貧無告者歲給米三

石親戚養之無親戚者里隣相收䘏田荒不可治者除其賦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五世以上者有司以聞不能嫁娶喪葬者部伍隣族相資助民罹災者速賑濟軍中孤兒廢疾無養及老有代者一體撫綏還鄉自便者聽前代兵後骸骨春時掩埋毋令其露衛所軍戶絕者除勿勾是時齊泰黃子澄言自今親王有罪者請槪除其國諸藩猜望甚而君日與孝孺輩稽古用周官變更高帝制定品官階勳正一品更特進資政上卿從一品更資政卿其餘各爲大夫士有差正一品以六部尚書處之尚書以下增左右

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省户刑二部司爲四户部民司度支司金帛司倉庾司刑部祥憲司比議司職門司都官司罷稱司爲清吏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更通政司曰寺使曰通政卿通政參議曰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更置大理寺曰司卿曰大理卿左右寺正曰都評事副曰副都評事司務曰都典簿更太常寺卿曰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更天壇祠祭署曰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曰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曰新豐祠祭署更光祿寺卿曰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

右陞少卿秩從四品省署丞二人更太僕寺卿曰太僕卿增少卿寺丞各一人增典廏典牧二署署隸二羣曰騏駃十五羣曰遂生三羣更鴻臚寺卿曰鴻臚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增翰林院承旨一人學士一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除六科左右給事中除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一人更按察司曰肅政按察司增親王官賓輔二人秩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郡王賓友二人教授一人見王郡王坐禮焉如賓師贊謁名不臣是斥也燕王與其世子諸子來朝行皇道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

敢上劾不報三月丁亥帝祀先師聽講太學賞師生帑鈔有差命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行天下問民疾苦興廉黜貪得便宜行事是月燕王遣團燕世子及諸子高煦高燧留京師北平按察僉事湯宗告按察使陳瑛受燕府金錢詞連右布政使昰按察副使逮俱逮繫詔獄讓削有差燕王護衛百戶倪諒上變逮府中官旗諒鐸等皆逮訊伏誅敕都督宋忠調邊軍三萬屯開平悉選燕護衛隷其戲下召燕胡騎指揮童等還京調北平永清二衛軍於彰德順德以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𤩪練

兵山海關皆以備燕四月齊王告變事連湘王柏君使讓之湘王怒焚宮赴火死遂廢齊王爲庶人幽之誅其護衛指揮眞等亡何代王桂岷王楩皆得罪復竝廢爲庶人竝幽之諸王既多得罪燕王最長名最盛亦被詰讓齊泰黃子澄與魏國公徐輝祖等日夜謀防燕矣君因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北平都指揮監燕燕王佯狂爲瘖舌稱病甚燕指揮盧振長史葛誠常告燕陰事於昺貴昺貴入問燕王病王重裘擁爐見之猶顫困上表臣久病無侍子請遣臣子之留京師者齊泰曰盡收焉黃子澄曰

不可疑而備之殆也乃皆遣歸居頃之燕王使其百
戶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庸誣服因飛符昺貴
令與都指揮張信密擒王官較昺貴等約盧振葛誠
居內都督宋忠居外舉事有月張信以爲憂信母疑
而問之驚語曰不可不聞而父之言乎王氣在燕分
燕王當有天下六月昺貴圍王城柵端禮門殺王卒
矢入於城中未幾詔削燕王爵密勅昺貴等收王張
信請見王三不可乃乘輜軿入王見其白身來許之
信入拜牀下王爲瘖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語臣王
搖首指腹信曰殿下猶不誠語無意乎上擒王矣當

就執如有意謂告臣也王下拜曰一家之命皆在子矣七月壬申王稱疾愈出會官僚盡如中朝所坐官較縛還庭中炳昺貴曰罪人得矣則取去昺貴至門者内之呵止其從人王杖見昺貴會進瓜王食瓜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爲天子令親屬叔父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爲乎因擲瓜於地護衛軍皆怒前擒昺貴捽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其杖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我何病遂曳斬昺貴等夜攻下九門北平指揮俞瑱走居庸馬宣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至居庸聞事敗

退保於懷來張璜守之燕王上書曰臣聞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遠惟明今事幾甚著陛下略不垂察臣聞盛之當元之末生民塗炭羣雄角逐皇考太祖皇帝披霜露東征西伐赴矢石被創痍艱難百戰然後定天下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之安不幸賓天陛下嗣登大寶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藏禍心為謀以誤陛下橚榑柏桂楩五弟雖有愆未聞不軌重可裁減護衛輕可賜勅誡勵乃動見削奪轉徙流竄行道嗟歎柏尤可傷不得良死今尚未厭又以加臣臣守藩二十餘年尋君之敬明于皎日奸臣跋扈

蔽明害公執臣奏事之人筆榜棘藝逍其告變分布宋忠張昺謝貴於內外圍守臣府臣之一家如臨湯火已而貴昺爲護衛所執始知其出奸臣之謀臣聞伐大樹者必先剪旁枝危君室者必先除公族朝廷孤立社稷危矣不待明者而後見也高帝祖訓曰凡新天子即位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入誅之臣謹領鎮兵俯伏待命以遵皇祖之訓惟陛下念之周廣同姓綿祚八百秦人孤獨二世而亡明鑒斯在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畏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惟陛下念之書上不報丁丑燕王大諭將吏起兵請難次遍指揮勝等以遍降王使其將指揮能等攻薊指揮安等攻居庸皆拔之生擒馬宣俞瑱走依宋忠於懷來王與其將馬雲徐祥攻之宋忠佯言怒其將士曰公等父兄家北平燕盡殺之矣速報仇諸軍或疑或怒燕王使其前鋒用家幟先登城中子弟望見幟皆喜無鬭心忠敗奔入城急匿廁燕軍捕出之幷獲瑱兵勢大振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谷王橞震驚率眷屬奔于京師是時

遵化密雲永平指揮皆以城降都督劉貞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出松亭關以攻遵化萬智而勇貞巽而懦而亨有二心於燕王燕發二卒遣之爲書置一卒衣中多予之金使獻書於萬若與通者而其一卒無所賞卒恚歸訐於貞貞搜卒書執萬以聞君籍萬家下之獄是月也告天地宗廟社稷削燕屬籍詔天下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三十六萬北進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並出偏師佐炳文道平燕布

政司于貞定刑部尚書暴昭掌之八月炳文師至眞定徐凱次河間潘忠楊松守鄚忠松使其先鋒九千餘人屯雄燕王屯婁桑晡食士慶白溝夜圍雄雄人登陴罵北軍進明燕緣雄屠之忠松來援燕將譚淵領兵千餘過橋蒙茭伏水中使勇士要戰於路隅伏出水據橋二將無所退保皆被擒燕王遂自將百餘騎趨鄚盡降南軍還軍白溝自引精騎直趨眞定西門下破其二營炳文覺起門橋橋絕斷於北軍乃出戰王以奇兵擊炳文背炳文奔北入城卒闔門不得入自相斬乃入燕騎士薛剌驍焉堅墮馬獲之甯忠

顧成及都指揮劉遂俱見執死者三萬人炳文入城堅壁北軍攻之不下引還君大怒曰老將也而摧鋒黃子澄對曰亡憂勝敗兵家之常耳君曰雖然孰堪更將子澄曰曹國公景隆可比用景隆今破矣乃拜景隆大將軍其行也帝親餞之江渚賜諸將犀玉帶有差齊泰言遼寧地近燕請召還二王從之遼王至寧王不至君怒削寧王護衛監察御史韓郁上言曰臣聞人主親其親不獨親其親臣歎陛下愛諸王之至待諸王之厚而諸臣不體也凡見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者皆腐儒耳諸王親太祖遺體也而貴孝康皇帝

手足尊陛下叔父也太祖遺體則不可使賤親之手足則不可使缺陛下叔父則不可使絕也高皇帝孝康皇帝爲天子子與弟以爲戮在天之靈安乎臣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夫亡唇寒齒舐糠及米言者曰二叔流言周未嘗不誅也六國反叛漢未嘗不削也遂使周王播遷父子流離於是齊王廢湘王焚代王遣岷王又見告矣諸王自爲計必曰兵不舉禍必結是陛下激之也燕王舉事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有一矢之獲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士挺敗徒令中原赤子困於輸戰九重之憂方深帷幄之

計爾儼曰昔一日語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臣恐陛下不察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釁伏惟興滅繼絕釋齊代岷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前此斷事高巍請得自使燕說燕王君使參贊景隆軍九月景隆至德州收炳文敗卒得五十萬進營河間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文以遼東兵圍燕永平燕王出師援永平而誡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俟燕王猝至永平吳高不及軍退保於山海十

月燕王將出師南向慮寧王躡其後乃自永平北攻
大寧時劉貞陳亨悉兵守松亭關燕王徑道巻旆登
山從後攻度關至大寧城西門崩剋之獲都指揮房
寛殺卜萬於獄而都指揮朱鑑戰死貞等引軍還援
燕王已入城平定其衆與寧王置酒高會陳亨竟夜
襲破劉貞管率其衆降燕燕王居大寧數日欲得胡
會兀良哈等助戰陰令帳下士說之與俱西諸胡會
長皆喜王班師寧王餞之郊兀良哈之會擁寧王入
關寧王三護衛軍皆歸於燕燕王置寧王軍中分隸
諸胡若護衛為五軍使諸將張玉朱能等將之而勢

遂城景隆聞燕之攻大寧也自河間移軍薄燕壘其九門別遣將攻通自營鄭壩待王南軍攻麗正門急燕盡出婦女乘城轉甎石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騎千餘戰入張掖門景隆密止之退十五里而軍燕世子令夜汲水澆城冰留於墉南軍無復能登者而景隆所遣別將亦敗於通十一月燕王自大寧還景隆軍鄭壩陣而待王白溝之西白溝之河流王心禱曰河氷則天相燕也其日雪河氷燕王盡以其師度南將陳暉追躡之王還擊暉暉敗跳氷遁氷乃皆解王連破南軍七營與景隆戰午及酉景隆大敗燕斬南

軍十餘萬降如之都督火眞焚儆藕以媛燕王鐙者
趨馬楯人呵之燕王曰止是皆壯士其夜景隆遁德
州燕王還攻南軍之圍九門者破其四營遂入北平
是時君論岷王罪流之漳州誅其府典膳世英等燕
王旣還北平復上書白心傳檄天下檄曰惟父皇太
祖高皇帝一統華夷爲生民主天下底定立長子爲
皇太子餘子無嫡庶皆裂土封王爲子孫不拔之計
豈期數年以來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卒父皇念太
子早世立其次子爲太孫不幸父皇賓天太孫即位
我諸王表奏稱賀頓首頓首百拜萬死謹言不敢居

叔父冲年信惑邪蠱任用貪墨猾吏爲左班文臣盡屏棄典刑殘害骨肉穢德感怒于皇天京師地震十川山崩水溢火焚其土庫二月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蝗蟲生隴畝占書曰地德至靜不宜動揺若主弱臣强則必震動臣下擅權則土不寧變怪生焉陽伏不能出陰出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動動於宗廟宮殿者人君失信國無忠臣誅伐不以禮上下不相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此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自崩國易政人主失位民流散也天火焚土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

道厥妖火燒宮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者讒言殺正士也蝗蟲生隴畝者邪臣在位則蟲食苗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蟲食苗莖佞臣在朝則蟲食田苗任用奸賊則蟲食苗根也天戒甚明猶不恐懼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佞君殃民專事滅親以致於此患也父皇不豫勅召奸臣齊尚書匿之及大漸數數問第四子來未至齊遐又不即訃我諸子至今不知父皇得何病嘗何藥隕於大故禮三日而斂冀復生也父皇亥時崩寅時斂不知何此速也禮天子七月而葬父皇停棺不中殿七日葬不知何此

速也宮車宴駕遺詔一月始至是我親王與庶民同也宮車未葬壞宮掘地五尺改移之不知父皇何過也齊尚書奏曰凡朝凡筵揖不拜小祥節祭帝不用親行衆王遣與京師囚繫其使者鍛鍊令誣王何禮也高皇帝祖訓曰王月閱士或十過或七八過或五六過王朝從行文武官吏馬步騎軍亡筭旗幟甲仗皆上鮮明以壯臣民之觀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名諸王入宮親受勑王歲訓將練兵周視封疆作軍器必精良勑尾記洪武年月日帝御奉天門口占翰林院修撰練子寧許觀編修吳言信三員執筆書孫允

杖親目之曰使奸邪不得口舌惑聽太祖皇帝令守藩諸子歲振伍繕士豈導之他不利哉褒廣輔拂防虜遏邊令帝業萬世也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臣不遵祖勑恣行奸究誣陷親王以流言破滅周王父子異竄未旋踵而罪代王出其奸娥皆配於軍譙讒湘王賜之赭死齊王亡罪錮在囚拘私持金帛啗岷王之人趣爲飲章以禦魑魅嗚呼齊尚書黃太卿奸臣小人昔事父皇幸逭天誅備於左班恣奸用謀殺我父皇子孫我父皇能復幾子更須幾歲月不盡於虔劉齊尚書等又使惡少年貴昺冑監燕誘我長史

誠圖我蕭牆截我端禮行門殺我城卒使我坐食不給我飲泣如弗聞上秋之旬約來攻我我懼要領之不沒我護衛之士同心爲我擒逆都指揮忠等又領兵二萬三千次於懷來約來攻我我懼要領之不沒我精騎八千同心助戰大敗忠軍獲馬六千生擒三將降其餘黨奸臣又行矯詔俾長興侯炳文等領軍三十萬次雄眞定約來攻我我懼要領之不沒我軍士同心迎敵遂以八月中旬破雄斬首九千餘級獲馬三千生擒都督忠指揮松居九日大破炳文眞定斬首五萬獲馬五萬二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

馬堅右副大將軍忠左軍都督成都指揮遂餘將悉
下歸之於故伍江陰侯高都督𭧶都督文領軍遂左
入自永平約來攻我我懼要領之不沒我騎士三萬
九千同心幷行高等開風夜遁追斬首級千餘於百
里之外我臨天寧諭以太祖高皇帝舊恩房寬歸命鑑
萬授首我精騎三萬襲破都督貞都督亨於松亭大
寧以平奸臣又行矯詔使曹國公景隆領兵五十餘
萬入遁北平攻我我懼要領之不沒我士同心以寡
敵衆戰敗景隆斬首一十五萬九千餘級餘衆悉下
歸之於故伍景隆夜遁去余無孫吳之畧然所向克

捷者天地祖宗鑒于忠孝本心憐而佑之也昔靖江王守謙其父文正身多愆違王復不改父皇篤念懿親尚行爵出祿與同享之周齊湘代岷五王合氣同天風聞無實齊尚書等助君為虐必欲盡劉之心將圖天下也余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親子皇太子親弟而衆王親兄禮曰父讐不共天兄弟讐不反兵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實讐余父讐余兄弟余用帥領精兵三十萬誅討余父兄弟讐天下臣吏尚追念高皇帝同心戮力共行擒捕獻俘于玄祖使我父皇子孫基業以萬世十二月燕王問江陰侯吳高於朝削

高爵安置廣西燕王出師攻大同至廣昌降其將勝蔚州鎮撫曾播起兵攻北平死之衛官張倫等盟兩衛軍勤王是月也從軍中加李景隆太師賜璽書專征之鈇鉞使者失船璽書鈇鉞皆沉於江以茹常爲兵部尚書罷齊泰黃子澄報燕建省躬殿藏古經聖訓使方孝孺銘還肅王楧蘭州法司奏今歲論囚減往十之三使者還自西方得雪山青玉二年正月燕王攻蔚降之轉攻大同李景隆出援紫荊關王從居庸還甲子詔曰頃以庶獄煩興易御史臺曰都察院分章刑部宗廟神靈民服于孚爭訟頗簡其視漢制

更都察院為御史府御史員司省至二十八人糾會殘舉循良匡政事宣助教化務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移御史府便朝謁四月燕王出師南向癸丑李景隆自德州進河間郭英平安吳傑自眞定進保定合軍六十萬期於白溝燕王自固安度拒馬河營蘇家橋雨甚王坐胡牀待旦兵端有火光金鐵弓弦皆鳴已而燕王觀天出軍有五色雀飛駐旗竿之首遂率軍循河西北行平安與瞿能出伏要戰北軍皆卻王自奮擊其後敗南軍及白溝景隆與燕王遇自辰至暝兩軍從火光中苦戰收軍燕王迷所

壁處下馬視河流乃辨方從王者三騎庚申燕復渡
河瞿能與其子擣房寬陣平安翼之擒斬北軍數百
人燕將丘福以萬騎衝南軍殊堅王以精騎突入南
軍左掖南軍復繞出王後連戰百餘合南軍矢如雨
燕王馬三創三易王射矢盡三槖提劍左右擊劍缺
瞿能追馬阻於重堤王馳逆之佯提鞭後招能軍疑
乃稍已不前平安創陳亨劍及徐忠兩指忠自斷擲
之裂裳而戰高煦帥精騎數千與王合彼此相扼至
日中瞿能大呼滅燕入北軍斬其數百騎越雋侯俞
通淵指揮滕聚亦前會旋風起折大將之旗南軍相

覘而動燕王乃與高煦乘南軍乃斬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乃亦不利通淵聚亦没於陣中景隆軍大潰喪師殆三十萬人還奔德五月援其衆奔濟南燕王入德德降使將旭守之追擊景隆濟南城下大敗之遂圍濟南堤水灌城參政鐵鉉令軍中詐降燕迎燕王入約其壯上懸鐵楗伏城上闉則使守陴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民臣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見兵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

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大王燕王大喜如濟南民言馬過城下城下呼千歲聲聞於闉棲及王馬首王驚改馬而馳濟南人挽梁梁則墜燕王竟從梁馳去復圍濟南城六月

增改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增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讀贊書著作郎各一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增司業各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是月也以李景隆屢敗遣尚寶司丞李得成構燕燕王泣曰吾兩上書矣而不見報親王下天子一等吾何求哉直自救耳得成不得

昔還口報君怒其辱命囚之已乃釋名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平燕將軍右都督陳暉平安爲左右副將軍馬溥徐眞爲左右參將帥師征燕平安出兵二十萬奪北軍之餉於單橋遣沒者五千渡河與盛庸合攻德燕將旭遁歸復有德諸縣八月燕聞德破引濟南之師還是月也承天門災詔求直言九月重成焉改日阜門遂改午門曰端門端門曰應門前門曰路門改謹身殿曰正心殿置學士一人罷華蓋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以方孝孺充之十月論守濟南

功擢鐵鉉山東布政使進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李景隆還黃子澄曰景隆觀望喪師當誅御史大夫練子寧執而數之朝以哭請卒不問景隆闕機以應燕故其戰不善也平安次定州與燕將陳亨戰華山斬之徐凱陶銘次滄盛庸次德燕王下令曰攻遼東至通令士皆循河南北軍疑曰征東何南也燕王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書曰利南乃自直沽疾行三百里至滄城下掩擊之凱銘皆降燕燕渡河南至德王殿軍盛庸覘之堅壁待師過襲之燕王還擊殺百餘人遂自臨清移軍館陶取糧焚舟至寇

向東平山西戍卒羅義扣燕授書請罷兵復詣闕上
奏天子當篤親親厚諸父已北征之役君不悅下之
獄而詔曰得燕王者毋傷也使朕有殺叔父名十二
月盛庸營東昌先鋒霖以軍五千營滑口燕王使其
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遂至東昌己卯盛庸椎牛享士
背城而陣前其火器精兵燕王突入其左翼旁空北
軍鼓譟繼之盛庸盡乘以火器北軍大亂庸與平安
麾旗大戰斬燕將張玉圍王數匝燕將朱能朱長率
胡騎從東北角奮擊南軍南軍卒東北燕王從西南
遯去間道還北平三年正月辛酉疑命神寶成君親

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邦[illegible]一執中[illegible]昌
初君爲太孫夢帝致寶焉既卽位得青玉雪山二年
齋郊宮夕夢若有籍乃命玉人琢爲大璽至是以告
天地宗廟下詔百官稱賀大宴奉天門賞四夷朝使
辛未大祀南郊明日行慶成禮令羣臣賦詩頌天下
歷城侯庸來獻東昌捷丁丑告郊廟召齊泰黃子澄
還燕王歸而爲無遮之會以薦亡士王莅會大哭解
袍焚之曰雖其一絲以識余心乃復募士南向三月
盛庸以兵二十萬出德與侯平安出眞定自單橋進
營夾河燕王亦從保定緣滹沱去盛庸四十里而舍

以數騎覘庸軍庸覺追之王射殪其一人又追又殪之及戰庸軍蔽盾自堅北軍投以木濽濽貫丁寧有旋鈎焉南軍盾胥於鈎皆棄之北軍乘之都指揮莊得殺燕大將譚淵及其部將數人死之楚智亦死之張皂旗亦死之張皂旗者常以皂旗先登北軍畏焉呼曰皂旗張及死猶手其皂旗壬午盛庸軍西南燕王軍東北又戰自辰及未疲坐地息起復戰忽東北風起北軍乘風橫擊南軍昏不辨死者十萬餘人燕王追奔至滹沱盛庸復還德戰之夕也燕王迫南軍而次晨鳴角穿營徐去無敢犯者以詔毋使有殺叔

父名也是月也逐齊泰黃子澄籍其家吳傑引兵至聞庸敗乃復還眞定閏三月自眞定出槀城已亥大戰矢集王旗如蝟平安登陣譙望戰見其軍勝鼓之燕王趨之平安下譙而遁會大風起發屋拔樹南軍死者六萬餘人燕狥順德廣平大名君使告燕王曰齊泰黃子澄賊臣無功雖皇帝亦惡之已竄逐籍其家皇帝所以爲燕王足矣可罷兵燕王上書曰臣聞虞舜直去四凶殷湯改過不吝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泰藩二紀不敢違越奸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宗社造滔天之舉殘翦藩輔之親屢

削諸王次及於臣欲陷臣家葅寘死地臣瀝懇號天
天聽甚高古云大杖則走陛下所以杖臣大矣以兵
自防非臣得已上賴天地宗廟鑒臣衷誠憫臣非辜
大軍見臨輒自摧衂臣不敢為喜輒用傷悼誠念皆
皇考之民橫被奸臣驅之白刃彼實何辜是以夙夜
控籲天地祖考之靈冀開聖明助震威斷比聞二奸
皆已竄逐臣之一家鼓舞更生臣下令三軍將士天
其悔禍可以釋憾三軍將士且恐且喜合慮同詞前
告于臣二奸雖逐大兵未退名為格佞實用弛謀亦
人事之或然者也臣恐陛下未推豚魚之　尚惑樊

棘之聽此非獨撤其藩籬抑將傾夫堂室莽操之事
前鑒甚明惟陛下力斷行之書至文學博士方孝孺
侍中黃觀曰燕終不罷兵矣暑雨方沴燕軍久駐大
名不戰自困永北二平燕王根本地若密調軍士爲
攻擾之計陽示報書往復閒度二三月號令既集燕
且歸援我大軍可躡其後矣君曰善乃使大理寺少
卿薛嵓往赦燕王罪薛嵓至燕軍中曰皇帝使臣啓
大王釋甲還燕南謁孝陵朝至暮收軍矣燕王曰嘆
是不可紿三尺兒而指諸將曰有丈夫者矣因連營
列隊馳射觀之遣之還而語之情嵓還報君曰誠如

卿言曲乃在我五月燕軍餉大名吳傑盛庸平安扼其道燕王使指揮勝入奏曰有詔解兵傑等復倍先發也君亦悔曰燕王朕叔父奈何須兵哉方孝孺對曰兵哉難張也燕不罷兵長驅犯闕胡以禦之君乃下勝獄召齊泰黃子澄還治兵如故六月燕將李遠領騎兵五千人衣裝如南軍入沛大焚漕船河沸魚鱉皆浮死七月燕襲敗彰德軍破冗尖寨平安自眞定向北平王使劉江還戰殺南軍數千初燕世子與其季弟高燧居守王次子高煦從軍高煦高燧弗恭於世子燕閹人儼亦數相與短世子燕王孝孺曰師

老矣漕道又絕臣聞燕父子兄弟可間也間世子燕王必疑疑必歸北平燕不得爭中原而我師通濟襲其後此一策矣因爲君具道世子可間狀乃使人函世子書書至世子弗發封致燕王軍中高燧果令儼馳見高煦共短世子語未既世子之函書來燕王驚曰幾殺吾子壬寅大同將房昭引兵入紫荊狗下保定諸邑寨西水王旋師歸援八月燕王渡滹沱次完圍西水使別將榮園定與南將花英鄭琦戰峨嵋山下大敗南軍竟破西水還十一月遼東將楊文圍燕將兗永平燕使劉江救之南軍敗於昌黎是月也皇

少子文垚生十二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燕王復出師南向使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左右府都督僉事徐眞馬溥率偏師北出以禦之四年正月召周王蒙化居之京邸命魏國公徐輝祖領京衛軍援山東燕王使其將李遠朱能覘南軍德州將葛進遇李遠於藁城指揮賈榮遇朱能於衡水皆戰敗燕王軍縣館陶渡河至東阿掠之遂掠東平汶上降沛沛知縣顏伯瑋與主簿子淸典史謙死焉稱北軍至徐徐堅壁不出燕王使軍辱之二日徐人怒渡河追北軍燕王馳斷其歸徑皆潰進攻宿平安躡之以精騎四萬

燕王伏二萬騎於淝待之燕將白義王眞劉江與平
安戰佯卻引之入淝伏起平安轉戰圍王眞數重創
之十餘創眞自刎馬上平安遇王於北阪槊幾及王
馬篤爲胡將火耳灰之銃亦距王十步之內燕胡將信
引路火耳灰馬乃擒焉戰之夕燕王夢厄於平安有
白馬將自西馳斷安馬足問焉對曰臣革之神也四
月北軍斷徐餉道轉攻蕭至小河燕將陳文橋河衝
守之都督總兵何福引兵循河而東遇燕王騎斬文
奪所守橋燕將張武突出林間與王合乃擊卻南軍
南軍據橋南北軍據橋北相持累日魏國公輝祖來

援陣齊眉山下與燕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當輝祖斬燕將斌等十餘人還營徵新於是南軍再捷北軍再敗燕諸將皆懼說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土蒸濕恐有疾疫小河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士息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謀退士不怠乎公等所見拘攣耳令曰欲渡河者恣公等所之朱能曰諸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蓋燕王於是不解甲者數日南軍樹碑相慶也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固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何福等無援

乃引兵會平安靈璧平安以六萬人為方陣裹餉護
行燕王遮之平安突至殺北軍千餘矢如雨燕王麾
兵斷南軍為二南軍大敗何福出壁與平安共殺傷
北軍北軍乃却而高煦又以其伏至王還掩擊其後
復大敗南軍盡得其餉輓福入壁壘門私令士曰旦
聞砲三而突圍燕王望見之曰南軍其遁且使諸軍
參壁入之發砲三南軍謂其砲也爭開門遁已知為
北軍皆大亂平安陳暉等三十七人禮部侍郎陳性
善等百五十人皆見執燕王謂平安曰淝河之戰公
馬不驚何以遇我曰騶臣不佞敢效鉛刀燕王曰壯

士五月楊文以兵十萬自遼東南下與鐵鉉合勢絕北軍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皆戰死燕王至泗泗守將景初以城降王曰不戰而降何德也景初曰泗有神民禱焉曰降吉其日王謁祖陵將渡河盛庸軍淮南燕王軍淮北王使士檥舟編筏若涉者潛遣丘福朱能等濟淮而西鼓出庸後庸軍大驚遂濟下揚州揚指揮王禮執其守將崇剛御史彬降高郵通泰諸州皆潰遂底江北詔曰燕禍日深旦夕犯闕中外臣民能不奬予文武吏士宜剋日勤王予出於苦不忘爾報詔下臣民聞之無不慟哭者乃遣禮部侍中黃觀

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分道徵兵而齊泰黃子澄亦皆四出方孝孺曰事急矣許之割地猶可以待勤王之師乃使燕王從姊慶成郡主見王軍門王哭曰忍心至此乎我父陵土未乾我兄弟頻見殘害讒臣之言如漆投膠懿親之言如水洒石今日之來豈得已哉郡主亦泣下因問曰周王安在曰召還矣未爵也齊王安在曰猶囚燕王噓唏不勝郡主徐以君言告王王曰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尚不能保何望割也六月癸丑燕王軍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大敗之燕王幾議割地和會高煦

搏胡兵至大喜盛庸軍緣江上下待王高資港乙卯王渡江及岸高煦先登王麾精騎繼之庸軍大潰追奔數十里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降遂入鎮江鎮江人望見海船之黃幟曰海濱應矣則皆降庚申王進次龍潭君急而悸方孝孺曰今城中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尚可以守請下清野之令城西南隅崩築未竟又崩其東北方孝孺曰終無如割地郡主婦人耳若使大臣往或庶幾焉今天下惟蜀王不背朝廷其地阻塞決死不利則收士幸蜀萬一可圖也君乃使曹國公景隆尚書茹瑺往燕王軍命諸王

開諸門景隆璘至伏地叩頭而已燕王曰勤勞公等有言乎景隆稍稍及割地事燕王笑曰公等游說邪初吾無過輒坐大不韙削辱之今救死不贍曷以地爲吾故有地矣凡所以來爲奸臣耳景隆璘還報命君再使諸王與之偕曰奸臣逐矣執而得之且用釁鼓癸亥王見諸王涕泣相勞竟曰欲得奸臣諸王還報君會羣臣慟哭或勸君幸淛江或曰不如從湖湘入蜀孝孺請堅守待援議不决乃遣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禦戰甲子出蠟書促勤王燕盡獲之軍溥都城徐增壽謀爲應大理丞鄒瑾御史冕知焉與

同官十八人者毆增壽殿前呼聞大內君拘增壽禁中乙丑燕王至金川門下谷王橞從城上望見王鈕鼓與景隆開門迎入王馳千餘騎衞周齊二王周王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燕王亦哭已並轡握手登樓相慰藉君手劒斷增壽履徘徊無所出乃火其宮與馬皇后自燔死燕王望宮燄使中使馳救不及還白燕王哭曰小子何㤞吾來輔爾耳遂爲發哀治喪越三日即皇帝位是爲成祖乃復周齊二王爵下令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如其故稱其年爲洪武三十五年稱帝建文君越

四日禮葬之遣致祭輟朝三日又七日遷興宗孝康皇帝主陵園仍稱懿文太子宮之焚也太子文奎不知所在文奎方二歲送中都廣安宮降封吳王廣澤王居漳州衡王懷恩王居建昌徐王敷惠王從母呂氏居懿文園追封徐增壽武陽侯居頊之以廣澤懷恩二王不能匡輔建文俱免爲庶人改封敷惠王爲甌寧王或言高祖始嘗問後嗣事於劉基知建文君不終與之藏函函一僧牒一剃七一緇衣牒曰楊應能宮之火也建文君削髮披緇懷牒從御溝出郊壇亡成祖使中使抹宮中使出馬皇后之燼曰建文君

遂以葬之建文君既葬或言其亡或言蜀王迎之西皆參差莫實成祖亦心疑之其時有異人張玄玄者以術重已去莫知所之乃使禮部尚書濙行天下名訪玄玄實私察建文君竟莫得其要領其言建文君亡者謂羣臣多爲僧而從之入湖湘四川雲南最後往來廣西貴州蠻峒八番響木瓜諸處漸會集者三十六人三十六人事建文具君臣禮人見所誦經皆尚書古文英宗中建文君年八十餘矣出自雲南直入布政司堂南向跏趺坐地曰我建文皇帝也朝使求張玄玄天下而實爲我彼傳四朝事定矣老夫不

言一束遺骨更瘞何地耶有司驚致之朝莫辨也有

閤老矣逮事建文君知其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

踵心謂是而不敢言下錦衣不數月卒葬西山不封

不樹云

名山藏卷之六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成祖文皇帝

成祖文皇帝御諱棣太祖第四子也（臣於南京見太常志云帝爲碩妃所誕生而玉牒則爲高后第四子玉牒出當日史臣所纂既無可疑南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以俟後人博考）太祖分王諸王以燕元舊京近虜擇可鎮服者居之以封上洪武末年使諸王出塞捕虜燕晉二王壯而近常被命同行獨上深入有功嘗一擒虜酋乃兒不花再擒酋將李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虜

自是不敢近塞上狀貌奇偉美髭髯英武寬仁豪傑樂用其精熟武事老將皆謂不及也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心柔太子注意上凉國公玉時進聞太子曰主上諸子中殿下度誰最愛者太子曰莫若燕王玉曰臣亦知之臣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久之太子薨太祖益屬意以學士劉三吾對立太孫太孫慮諸王太盛既即位聽齊泰黃子澄計未改元而遷周王雲南拘齊王京師改元而湘王自焚齊王廢代王幽岷王流遂日夜防燕建文元年六月授密詔北平都指揮謝貴逼圍王

城擱斷端禮門四門路殺王城卒七月且逮上都指揮張信密以告上遣朱能覘之還報曰排死於頸不可後也上乃用張玉朱能言擒謝貴及北平布政使張昺上書建文君請遵高皇帝祖訓起兵誅泰子澄二姦臣建文君不報遂起兵去其年紀但稱元年於是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本司右參議而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上郭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遷北平左布政使永樂初論居守功進戶部尚書仍掌布政使事賞賚視佐已改刑部復改戶部仁宗卽位加太子太師蹇義夏原吉數短於上謂資偏執帑格恩澤請罷資上問

以語楊士奇曰先皇興義旅及吾昔居守皆得資力其人亦材且危而任之安而棄之吾誠不忍士奇對曰故舊不棄此皇上盛德顧資彊毅人毋得干但訴勅所譏臣資必責有司依歲竅徵此太過誠如二臣言上曰吾在此此復有原吉與同事彼雖偏執莫能行也已竟罷致賜璽書歸踰月上念之不已命户部給半俸復其家章皇嗣位起爲户部尚書免朝謁資祿事勤雖大風雨不避僚吏敬憚所居顧垣朴舍卒之有家無餘貲年七十三追封湯陰伯謚忠襄

上諭將士曰我國家至親受祚以來守法循分爾曹共見少主信任姦臣殘害骨肉削奪五王又及於我高皇帝后創業艱難封建諸子以嗣以續皇天后土實則何辜吾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矣言已垂涕將士感動風雨四起咫尺昏昧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尺許有光燭地映徹上下將士

皆喜謂上得天一戰而奪九門再戰而破壩上三戰而火白溝四戰而拔滄州五戰而躁夾河六戰而得藁城七戰而拖靈璧凡七大戰遂涉泗濟淮克盱眙下揚州渡江瓜鎮江至金川門谷王穗開門以迎王師上按兵入建文君燔宮赴火死四年六月乙丑也丙寅諸王羣臣請即天子位三勸進已巳謁孝陵歆獻感慕攬轡回營諸王羣臣備法駕奉寶璽道迎遮擁登輦軍卒耆老萬衆夾道拜頫懽呼稱萬歲遂即位初建文時有道士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忽不見至是驗云復周王橚齊王榑

爵土政繇洪武之舊名用洪武舊人稱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凡從征靖難之臣遷叙有差劉齊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於市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南郊還御奉天殿告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永樂元年甲子享太廟楚王楨來朝遷孝康皇帝主陵園仍稱懿文太子降封其三子吳王允熥爲廣澤王衡王允熞爲懷恩王徐王允熙爲敷惠王上曰朕初舉義用清君側姦臣數人旣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未喻朕心轉相扇惑夫是皆高帝遺黎吾入城之日市不易肆今豈濫及無辜兵部急諭之賜

在京諸王書往與諸弟各一方歲一見或數歲一見
今早暮來聚甚愜于心暑可三日一朝勑諭諸將士
曰朕舉兵靖難爾等多功所司上狀未詳以故未賞
昔中山王從高皇帝混一天下二年以後賞典方行
今踰月爾輒憤後時不已急乎向在兵間小捷必報
豈當大定乃遂怨諸業勑所司亟上議許陳改上曰
朕居藩邸深知民艱數年兵興北方罷甚前工部尚
書嚴震直戶部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其分視
山東西河陝以利病聞勑諭都督陳珪等曰朕長子
居守北平爾善輔之申明天下誦讀大誥三篇遇鄉

欽講解如舊八月詔曰朕皇考受天明命奄有四方
褒厚親親爰及異姓允炆不孝不仁立未三年骨肉
幾盡周王橚藩匡輔無愆空宮籍財害其相屬王自
歸京師竄之瘴蠻父子殊方幽囚窮窘穴牆通食謀
搆湘王闔宮自焚加以惡謚執齊王於京師囚代王
於大同幽岷王於雲南宿夕思惟不盡不饗復以懿
文太子甍逝之時皇考有意立朕尤所猜忌聽信姦
臣縱兵相害朕不得已舉事自救荷天地祖考之靈
兵至畿甸索其奸頑允炆慚負自焚以死諸王臣民
尊朕爲帝重念骨肉之親良深存沒之感是用復封

周王河南齊王青州治湘王墳廟賜謚曰獻脫代王
岷王因幽封爵如故封秦愍王子尚炳興平王尚炆
永壽王尚炌定安王晉恭王子濟熿平陽王濟熇廣
昌王周王長子有燉復爲周世子有爋汝陽王有烜
順陽王有爌鎮平王有烿宜陽王齊王子賢烶樂安
王賢烚長山王賢𤇶平原王於戲天有顯道懸捷影
響衍本支于百世資磐石於萬年名秦王炳代王桂
代世子遜煓來朝晉王濟熺來朝上得建文時奏章
千餘逼使侍讀學士解縉等閱其干犯者悉燔之旣
從容問爾等皆宜有衆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

上曰爾謂無忠耶朕非惡盡忠建文者惡其導之壞祖法耳事建文忠建文事朕忠朕不必曲自覆九月大封奉天靖難諸將丘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陽城侯陳圭泰寧侯鄭亨武安侯孟善保定侯火眞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忠靖安侯王聰武城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郭亮安成侯房寬思恩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故張王子輔信安伯唐雲新昌伯故譚淵子忠新寧伯孫巖應城伯房勝富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劉才廣恩伯茹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王

寧永春侯曹國公李景隆特進增祿諭即位於安南
暹邏瓜哇琉球日本西洋蘇門荅剌諸國定功臣死
罪減祿例申明大誥教民之令是月蕭王楧蜀王椿
慶王㮵來朝第三子郡王高燧來朝周世子有燉自
雲南來朝十月申明洪武中所定禮制度數頒示中
外脩高皇帝實錄谷王橞之國甘州衛軍張貞上書
言事上曰戍卒能言賜衣一襲鈔千貫是月寧王權
楚世子孟烷慶成王濟炫來朝十一月清理釋道二
教丙戌新作奉先殿戊戌享五廟壬辰冊立徐皇后免
廣澤王允熥懷恩王允㷂為庶人勑諭兀良哈韃靼

野人諸部曰今天下一家邊將言爾諸酋長誠心歸向朕用嘉之特令百戶裴牙失里勅諭爾其各居邊境永安生業商賈貿易一從所便欲來朝者與偕至是月岷王楩來朝高平王濟熿長山王賢㶷來朝十二月勅諭功臣曰古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必賴將臣之力厥後往往不能保全何故哉處高位者易驕縱犯刑法者多怙終人君代天理物豈容私其間哉所以罰加焉必也高皇帝立法垂憲欲世世行守功臣有犯罰戒再三戒之不改乃按誅之至親且舊不敢曲原志人君子莫不謂高皇帝英明果斷上畏天

命下畏民情也爾諸功臣昔受高皇帝厚恩今事朕

朕欲爾等悠久共富貴若復驕縱怙終不問則違高

皇帝成法問而賞諸法必謂朕寡恩今錄高皇帝戒

勅申明布告尚永遵之爾之不遵後悔無及上曰公

侯歷事皇考者今皆年邁朕不忍勞非見任事者其

令以朔望朝參詔求懷才抱德之士江西以儒士軒

伯昂應詔即擢爲山東布政司左參議上問兵部尚

書劉儁天下畜馬幾何儁以數對上曰古者掌兵政

曰司馬問國君之富則數馬卿嚴督所司用心孳牧

是月寧化王濟煥永和王濟烺壽昌王孟焯來朝

永樂元年正月勑曰朕惟天德好生人君承天愛人而已夫輿圖之廣非一人獨治自古帝王與賢共之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勤愛保養生息三十餘年政教敷明近古鮮儷亦惟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務旁求民隱宣遹德意用厥臻茲朕靖難承統重惟天下皇考天下軍民皇考赤子即位以來夙夜匪寧爾諸文武臣體朕斯懷毋怠毋忽毋虐毋貪毋爲掊尅毋縱說隨持爾廉平秉爾正直勵爾公勤擴爾忠恕共守成憲毋或有違惟民出稅賦以贍軍惟軍執干戈以衛民軍非民不養民非軍不安惟爾文武羣臣互

爲保愛無有侵害惟皇考成憲實萬世治安之具遵之則吉違之則凶其悉心一志敬之慎之羣臣請立太子不允甲午月食陰雨不見禮部請賀不許禮部尚書李志剛等請遵高皇帝中都之制立北平布政司爲京師制曰可其以爲北京

李鋼字至剛以字行華亭縣人嘗從學楊廉夫爲詩文有清思洪武戊辰舉明經奉命侍懿文太子授祠部試郎中坐累謫戍邊召還爲虞部郎中歷河南右參議建文中歷湖廣左參議成祖即位有言其人[illegible]以爲通政司右通政命與脩洪武實錄朝夕在上左右道說洪武中事甚親密其冬陞禮部尚書[illegible]部務叢脞長於剸繁益見寵遇三年爲侍郎[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疏歲餘[illegible]儀前郎中然過剸務必黜之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素稱學成冠甸書大臣十人命品評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既縉遣譖出至剛懷[illegible]人言其[illegible]望中傷之後召下獄并下至剛仁宗

嗣位念其舊宮臣復以爲左通政數月又念其老不任朝參改知興化府時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至剛勞心撫綏郡民德之再歲殁於官　二月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國子監改北平府爲順天府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嚴誣告法分命監察御史巡視民瘼於天下諭韃靼可汗鬼力赤書曰比聞北地推奉可汗特遣齎織金文綺四端致朕意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爲一家豈不美哉并勅諭虜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賜文綺各二命三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會官覆審承天門如洪武中故事命所在官司瘞中原

江淮之被兵者三月羣臣請立太子不允令諸郡王
長成者權住王府近州縣講讀詩書習練弓馬以通
世故四月勅曰朕賴天地宗社之靈父皇母后之佑
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憲濁亂父皇天下之奸
惡悉就誅戮其餘文武官員仍用無疑陞賞黜罰從
至公而已昔唐太宗撥亂反正貞觀盛治近古罕倫
求其故則太宗善用天下之賢釋王珪魏徵之嫌怨
舉李靖尉遲敬德於仇敵用房玄齡杜如晦於異代
宋太祖起甲冑平列國與世休息開三百餘年洪基
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

等夫是二君尚借異代況朕父皇之臣非讐怨他人之比近有無知小人尚懷疑慮居閑妄生異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朕推赤之意不違天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無天命有力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廣土衆民國富兵强孰得勝之天命一去羣雄竝起爰統一于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仇所以創業垂統身致太平今朕豈敢違天命與父皇之德法度者父皇法度朕不敢私也盡忠於國雖仇必賞心懷異謀雖親必誅今敢有不思高皇帝之恩妄分彼此懷疑怨謗不安

職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往治周王橚請立太子不允楚世子孟烷周世子有燉蜀世子悅燫平陽王濟熿永安王孟烱順陽王有烜長山王賢烶皆來朝賜楚王楨書曰別來思念世子至具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甦兼以蝗旱相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宮東宮燬于建文兄姑安焉賢弟言府中損壞欲求脩治豈有愛也民安歲豐乃量為之今用護衛士卿葺而已禁金銀交易以通鈔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代王桂擅興土木命自今王府非朝命不得擅役一軍民私斂一錢物靖難之起

也北京及通州以婦人守埤至是上追念之命兵部
錄姓氏行賞五月賜秦王尚炳書前令諸郡王出居
近州縣練習講讀念四方水旱蝗蝻道殣相望脩葺
供億勞費軍民勅至且令在國成造居室其即日罷
又聞晉王濟熺令有司二十里設一火燎橋梁道路
悉皆治除今何時也勞民如此乎遂書戒晉王亦如
之勅北京刑部尚書郭資曰卿統長六曹悉心殫慮
措置糧儲尤爲撙節比聞小人或加怨謗古云省已
無愆奚恤人言卿朕素知尚懋忠勤以副眷倚勅陝
西都司布政司曰近令兄弟諸子出居講讀習練且

令權住衛所衙門比聞有司毀完造新採木伐石使軍民不得力耕而休伍夫天下軍民連年死戰鬬苦惶旱疲轉輸朕甚憫之是以首詔中外申嚴所部無擅巩一毫無擅役一夫即朝廷亦有用民時如城池顛閼築鑿不繼後費將大近於洛陽改造周府殊不得已蓋以河決爲先事諸王權住是豈不得已重勞軍民寧助朕爲治意耶勅到便罷阻者繫京處以極刑遷家於化外再封靖難諸將之未論功者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李彬豐城侯陳懋寧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淸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

安伯上曰近見南選縣刻在列聖朕用人新舊無間
官儀未靖其下羣臣議羣臣上議請洪武中犯黨逆
弃黜刺及任建文者發配所繇姦臣齊黃進者罷爲
民上曰過矣皆考侍養人材以進子孫雖繇姦臣進
貸爲姦臣用犯黨逆者發原配所黜刺者能爲民勅
北京行部曰昔高皇帝既定天下念江南五府勞於
供饋優恤蘇賦朕舉兵靖難北京民出丁力以助征
輸家財以益軍朕亦未嘗忘可覆實諸郡縣以其名
聞六月以久雨命侍郎李文郁等佐尚書夏原吉相
度被水田堪種者趣種之後時者除今年租稅丁巳

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謚詔天下頒諸夷外國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載籍極博韻府回溪二書擷摘尚略朕欲自書契以來經史百家至于孤方小道類爲一書統之以韻俾考索如探囊爾等如朕意諭兵部臣曰漢文帝時閭巷有馬千[illegible][illegible]羣其聽民畜私馬賜韃靼可汗鬼力赤書曰有天下者必得天命非人力也宋失天命元世祖得之嗣後荒縱民散政乖又復失之我高皇帝削平禍亂統馭華夷豈人力也哉朕承天休入正大統重念帝王以天下爲家遣使者報書幣可汗當知天命廢興之故

講好脩睦乃闘竊有覦覬古云順天昌逆天亡可汗博古知今寧不鑒此再書諭意并致儀物可汗審之遺繒綺表裏各二仍賜所部馬兒哈等各一辛卯月食周世子有燉來朝八月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又舊有鉦紅鼓各四面魫燈紅油紙各三對今闕請增上曰先朝審禮精矣子孫遵用當自朕始豈可輒益以啓後奢蓋闕者增補無者如故始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九月諭中外羣臣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剛柔寬猛適其中禮樂刑政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繇諸道是故舜

清問下民報虐以威誅四凶舉五官明五刑然後無
爲恭已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其暴成
湯之興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肇修人紀用革慆淫既
賓四方子孫承之惟監于成憲殷紂之亂商俗靡靡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悉殷頑民滅國五十繼相成
王制禮作樂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亂高祖令
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法令嚴明惠
帝清靜至于文景除挾書巳肉刑務崇寬厚唐承隋
末諂諛汰侈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制頒律令行租庸
調法沙汰僧尼道士勳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觀

之後懲斬趾禁鞭背刪定律令變重爲輕力行仁義
幾致刑措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糾
繩姦慝躬自折獄務底明愼立法制嚴用法情恕蔵
平以後剛其緊密益務寬仁子孫承之含弘光大恭
儉純誠未嘗殺一不辜此歷世守成創業之事剛柔
寬猛禮樂刑政厥中厥序莫不遞用朕太祖高皇帝
天錫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衣撥亂反正
比三代漢唐宋創業之時又大相遠蓋中華禮樂化
爲左袵沈浸百年陵夷已甚高皇帝服古人所未易
服齊古人所不能齊兢兢業業勞心焦思晝夜圖惟

經權常變不得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爲
典常先議定律損益更改十年乃成復惟祖訓傳之
子孫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欽恤之意已著象刑權時
之宜不爲常法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克
遵成憲佩服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艱昔
者唐虞三代君臣之間責難訓廸紀於詩書今朕告
教爾文武羣臣爾惟聽之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曰
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私惟羣臣相朕以彰天命以
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民以享天祿善惡吉凶實
惟影響可不敬哉爾惟盡心勿謂忠有餘爾惟盡力

勿以勞自伐爲名而善善無成計利而勤勤必怠廉不怨貧以廉爲常行勤不羨逸以勤爲定分事有繁簡各安所遇位有崇卑各體所處爾羣臣當知也毋朋比朋比必淪胥毋利口利口必傾覆毋奸欺奸欺必暴露毋怙終怙終必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汚恣情慾者速戾讒說殄行惑衆志者自刑爾羣臣當戒也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王及朕皇考所甚重不敢輕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毫釐之間禍福死生之決也爾或不戒臨民治獄怙不加意甚至信讒說執偏言深文誤良善納

顚倒是非作威眩曲直自作聰明發摘瑕纇法外求情致人以死鬼神所見甚可畏也朕爲此懼申慰日勤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遵酷吏之軌謗朝廷之寛恤惑上下之人心所謂利口必至傾覆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有高下智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爲豈無過誤朕惟念此每加寛容乃有恃茲屢造非彝常懷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恩豈可常得所謂怙終必至於殄絶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情貪祿攀結請托行私僥倖圖爲附下罔上不感天子

而感權臣寧負公門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保
邪惡同讒以陷忠良同爲奸宄以匿其非同幻譸張
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
奸欺必至於淪胥暴露爾惟戒哉亦有身爲執法責
直沽恩謗人惑衆肆險言以眩衆滅公義以濟私所
謂讒說殄行唐虞所塈爾惟戒哉亦有愧赧于中自
懷疑貳本無勞績妄自驕矜居寵弗畏因人毀譽從
已喜怒生殺與奪陰狠自肆所謂擅權作威福貪汚
縱情慾爾惟戒哉其旅進旅退依違其閒候睽顏色
同進諂諛甘言遜志無所建明尤睽所惡所謂依阿

尸祿位亦恐獲戾于天爾惟戒哉於戲忠臣爲國至於忘身鄙夫事君但知利巳朝廷機務耴給目前生民休戚略不加意債事蔽賢偷安玩日甚或微勞未報自負如山小譴或加中懷憤怨是自不恭於臣職豈能共致於雍熙朕務宵衣旰食豈爲惡逸好勞爲上帝之監臨守皇考之基業實資爾羣臣輔成治化上荅天命廼朕之戒時乃之休至於刑罰尤悉乃心考之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之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至吻傷之失事雖切巳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而不見毫釐之差

生死之决一往不復雖悔何追朕寤寐思之不自知
其辭之復也爾體朕心無怠於意必欽必慎惟明惟
恤俾寬不至縱嚴不至殘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政教
修舉禮樂和平家國有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舉
子孫黎民尚有餘慶戒之勉之朕言不貳欽哉勑吏
部曰任官圖治之基也求賢任官之本也高皇帝聖
德光華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肆朕眇躬克正大統永
惟萬幾不敢服逸思欲旁招俊乂光輔邦家必明目
達聰以弘視聽内外諸臣尚體朕心於羣臣百姓之
中各舉所知無間遠邇茲以名聞書曰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任古訓具存爾其懋哉上謂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宗廟樂章未有稱述朕甚媿焉博採名儒而議爲之稱朕稽古禮文之意上謂侍臣曰朕宮中丙夜坐閱圖籍何郡罹饑荒何郡迫邊鄙且與羣臣計議行之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使者省視不絕於道如斯民小康朕之願也賜禮部尚書鄭沂户部左侍郎嚴奇良通政司右通政丘顯誥勑致仕陛辭賜宴上顧禮部曰是皆皇考舊臣自今舊臣老致仕者禮之視沂毋得有貶鄭沂字仲輿浦江人義門七世孫也父卒與兄濂方嚴寒袒跣哀號求新令趙大納哭弔奉以草屨與兄俯伏慟哭辭謝不受洪武

三十五年宣名義門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至御前備擢用沂與焉三十年又徵耴大姓賢能者上特名沂前語曰爾家大孝大義前朝雖嘗仕宦我今大貴汝御筆親除爲禮部尚書精勤剸六理寺沂會同審四無有枉濫太祖賓天與祭積壘郎引年致仕歸成祖思念舊臣名授前職三月憫其衰特製誥命賜歸已入朝復有賜鄉人誣告義門私造軍器朝命搜索無有以舊紅漆器坐罪罪家長劉沂曰家長溺昏耄無聞知某嘗爲禮官不能使家衆遵國法罪坐某兄弟尋三尋事聞恭宥仍賜冠帶還駕北巡召致仕老臣南京聚會同館侍以優禮五日一朝東宮沂爲領袖駕還錫燕東歸将卒呼二子約槃來前曰吾賴天子寵光祖宗德澤白衣授以尚書今年踰七十考終幸大矣爾等當圖報效言畢忽風雨大作頃焉風靜雨止條然而逝

十月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四方蝗旱民之艱食官寺服食朝廷乃有畜養鷄牲靡費食米者此輩坐享膏粱暴殄天物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

家之食業行禁戢爾等識之再爾不宥大理寺卿薛
嵓等奏天下布政司所上死獄請遣御史分決從之
命都御史陳瑛授御史簡書慎刑之意臨決之時苟
有可生即與辨釋上謂侍臣曰有言朕法令太寬者
夫治人如醫有是病則服是藥不反傷矣朕守成之
日正不敢傷民之時無病服藥朕不爲也勅建昌府
同知馮士成等二十六人曰爾等事我皇考舊矣建
文中罷斥爲民亦有不當罪者朕思任舊人仍名爾
至方今官備爾且歸家念皆蒼頭皓首弗欲重勞特
賜冠帶仍爾舊職歸尚撫爾子孫率化爾鄉人子弟

因賜道里費有差命侍臣輯古人嘉言善行有裨君道者以授長子而諭之曰朕少寓鳳陽民間細事靡不究知受命北平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身所未歷則博考載籍覽鏡昔人之言行今長子居守北平雖吏案奏牘亦令躬閱以知爲臣之難他日可爲君也慶成王濟炫來朝勅晉府長史龍潭等曰古人臣無私交王府與西番往來以私車遞送王年少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乎廷臣欲朕法爾朕姑不問尚慎戒之兵科給事中言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盈朒或姓 名舛異或不用印信或名

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皆不敢嘗治罪上曰人精神有限案籍繁夥或短計數或成追促姑條詰之更令詳進高平縣吏告知縣斂民財市馬給遞送大理寺臣言方禁斂財宜抵死上曰禁令不許爲私也馬給遞送公事矣釋復職十一月頒大統曆幷賜朝鮮諸番國著爲令錦衣衛奏死罪一人上審其情而使有之發屯戍興州因諭刑部曰朕矜其誤人無不可與日新且國家得一人耕亦可食數人其爲例四川行都司奏越嶲衛地番賊不時出沒請調軍勦捕上曰令嚴備遣撫諭之晉恭王第六子濟熿來朝初洪武

中免直隸五府民二稅每歲蠲除籍其丁壯供役名均工夫及是內河淤塞皆來浚治上念風雨沍寒賜鈔罷歸令京衛軍士次第浚之仍器鈔充僱直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天下疾苦朕恐爾曹未之能盡知也選郡縣考滿官假六科辦事名俾隨爾等在朕左右朕有問即可知彼有言即可達乃至今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大無一事苦耶在朕左右而尚默默況遠千里退其申諭以茲意賜山西布政使周璟勅曰爾擢官未幾聲稱籍著慎終如始尚敬懋哉儀封縣知縣許譽秩滿至京縣民詣闕乞留從之

賜鈔錠文綺令復任閏十一月諭都御史陳瑛等曰
國家設按察司糾察牧守無所不得問無所不得言
也河南蝗旱數歲水爲民災有司不撫字甚者朘削
之按察司官不一言其移檄切責俾采察所部軍民
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并命遍檄天下
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上謂侍臣曰朕每嘗
法司奏囚未嘗不反覆思究之也毫有可生便從寛
減蓋往在軍中未嘗輕戮一人況今爲天下主南陽
縣言縣民逃徙賦役靡出乞下令捕歸上曰民誰樂
去其鄉哉河南連歲水旱蝗蝝守令鮮撫字之夫其

田廬牛業已廢棄捕歸益之爾耳封胡奎爲安南國王上顧侍臣曰北京山西寧夏一時地震朕心惕然爾言其故侍臣對曰兵戈未息也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夙夜圖之朕避暑樓居武門端門而已後宮墊隘不敢增修慮土木也若云兵戈政當勅邊修備十二月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奉勅脩古今列女傳成成高皇后志也封靖難公侯伯三代及妻如舊制上曰爲國教民莫切守令吏部都察院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到任半歲以上者具其賢否廉貪之實以奏戊子月食上閱太祖制

集賢學士解縉等曰建文燔宮皇考所遺宸翰殊不可得朕深悼痛有散落臣民家者乎遺書諸王府遣監生分詣天下令有收藏者皆送至錄與別本而重賚之楚世子孟烷來朝擢鄉貢舉人王偁爲翰林院簡討上更問吏部簡討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曰皆已除未對曰已除曰賢何如偁對曰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偁初除未知上嘆曰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偁賢旣未知勞亦未有乃令賢有勞者位其下其自博士以下陞職皆與偁同詔百工技藝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二年正月勅曰今春時和景作方與天下文武諸司各宜申明教術勸課農桑愼固封守問疾苦恤饑寒黽勉誠心崇寬厚之政定屯田賞罰例詔自今有犯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屯戍興州禁民下海名世子及郡王高煦於京師二月蜀世子悅燫來朝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試者當充吏上曰人心志舒泰衣食溫飽乃能進於學問北方三四年中飛芻輓粟之艱兵戈風塵之苦無怪業荒可令還補廢學年數而後再試之毋違河使來朝旣辭歸上名使者前勞之縱問及田獵生事久而退顧侍臣

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稍垂顧問必不附歡待臣進曰陛下懷柔至矣但嚮所問皆田獵之樂未嘗及其人民畜産臣竊未喻上曰田獵是其性俗若問人民畜産彼必疑心朕方懷遠故不及也禁小秤交易大理寺臣得犯者請論違制律上問工部臣明禁否對曰文移諸司矣曰榜市否對曰未上曰未榜市其赦之刑科奏强盜論死有年十五以下者三人上曰耄悼不刑二兒去悼不遠其勿論前軍都督府言龍驤衛千户妻無子妾之子代職居常見惡於妻妻以刃傷子足妾告妻欲殺子請並治之上曰妻傷子

足恐無殺意使其母子嫡妾兩造獄吏之前非風化也付夫自治三月吏部奏有千户奏薦士武人也朝命不及請坐違制罪上曰不及命慮其昧知人能薦忠心也試而果才一體授官刑部奏方禁銀交易江夏民有父死以銀買葬具者上曰禁銀交易恐鈔輕耳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赦勿治上曰朕命御史給事中撫安中外要以禁止奸慝導爲善而已給事中琰至四川見無犯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民交易已則執之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止古人以光明正大治天下苟則不堪

僞則不信朕小民畏法及執陰誘者於官曷用治之
都察院其執球論罪上晚朝名後軍都督府及兵部
官皆不在列御史劾奏上曰朕命之矣有司早朝奏
事無者治事署廨中不在列必其無可奏諭六科給
事中曰爾職居近侍比不聞一言軍民利病何也君
資臣成治臣不輔法是不忠君可退思之條析以聞
改封允熞爲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祀諭六科給
事中曰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毛疵甚
矣文書委積人之精力豈無時敝自今奏內有數目
月日等字錯謬者令從傍改註印蓋之不必以聞麟

等奏言乃至有不稱臣者上曰下豈敢慢上或猝遽漏書亦傍增之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所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舉以言如此細故故可略也四月勅曰朕惟天下武臣犯石天冒霜雪累積功勤致有爵位或承祖父徃有犯刑朕不忍遽絕其世皆謫之遠方今已踰歲其令輕者復職重者立功自贖進士李衡自訟其父洪武中受法不當違令干進上曰不聞帝王用人殛鯀興禹朕不爾罪爾其勉之甲戌冊立世子為皇太子封郡王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諸王嫡長子皆封為世子

衆子皆封為郡王冊皇太子曰咨爾朕之嫡長朕藩于燕爾為世子聰明純厚孝友溫恭朕平內難爾功居守事上恤下至仁小心茲受爾冊寶命爾為皇太子爾惟夙夜祗承為善無間一念過戲大德之累爾宜念之學勿至迂明勿至察嚴勿至猛寬勿至縱謙卑遜志容受忠良勤儉安詳惠鮮衆庶以承宗廟以保社稷爾其敬之諭三法司出淹獄先是命儒臣輯古嘉言善行將以授太子至是書成賜名文華寶鑑御奉天門名皇太子面授之其書比高皇帝所輯嗣君昭鑑錄加廣益以高皇帝之寶訓焉有官軍誣民

爲誹謗者縛送刑部獄具以聞上曰謗恒言軍強民弱必軍誣民命五府六部都察院訊實遂釋民抵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長山王賢焌來朝上朝罷召諭六科給事中曰朕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直言顧解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勅諭文武羣臣曰今天下雖安民未蘇息郡縣豪猾遏有征繇並緣爲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爾等其悉心政務毋横斂一錢毋妄興一役稱朕閔念元元之意更定天下衛所屯田守城軍士視地之夷險要僻臨邊險要者守多於屯在内夷僻者屯多於守地雖險要

運輸難至者屯亦多於守五月國子監祭酒徐旭書
奏不謹當降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旭何如對曰文學
持守寡合於人上命爲翰林脩撰上曰持守之人宜
其寡合既有文學當寘近侍庚戌以高皇帝忌晨詣
孝陵先日錦衣衛請具法駕上曰用數騎前導而已
顧侍臣曰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自非辟道
導騎亦可省也六月楚世子孟烷來朝乙酉月食汰
冗官蘇松嘉湖諸郡水命監察御史督有司賑之諭
禮部曰天下之才不盡也落第舉人或本有學問爲
文偶劣或父故不劣試官偶遺之其再試既試得張

信等六十人名見賜冠帶而勉之使進學於國子命姚廣孝賑濟蘇松命徐景昌襲父爵進封定國公七月寧世子磐烒來朝山東郡縣野蠶繭禮部請賀上曰使山東盡繭亦僅被一方其已大理寺言有犯者法當黥上曰宥之人孰不可與自新墨其身且怠其心九月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泊岸詢是暹羅遣使通好琉球因風漂至巳籍船中物請命上曰鄉有善人猶能振人於德夷國通好不幸漂泊可利而籍之舟壞爲治之食衆焉使風欲歸或往琉球卽導之去周王橚來朝獻騶虞百僚稱賀上罷朝謂侍臣曰適

聞羣臣之言朕烏足當之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警息之分安危之繫也朕敢不敬裴印列女傳給賜諸番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慮中外守令未必得人遣御史分巡考察夫入其治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矣否即不賢矣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名問諸生及庶人在官者輒以為信夫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詢言之弊寧足憑也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跡聞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制信符給宣慰安撫等司齊王榑來朝刑

部尚書鄭賜言比軍士初犯者皆蒙宥小人作過全無戒懲上曰朕戒怙終若其初犯固可恕也刑部奏會諸司錄囚上悉召諭之曰爾宜盡心耕去莠也心有不存并去苗矣十一月上錄囚奉天門已出午門復召錦衣指揮鴻臚少卿各一人從容審問之有辭人自曰因久困獄乍至朕前久困獄則雖枉而不求辨乍至前則畏威而不敢言刑部言靖難諸臣有罪繫者請論功定議上命論如律曰刑賞治天下大法也功不掩過私不廢公征討之功朕酬之矣過而不問私孰甚焉癸丑夜京師地震召羣臣諭戒之以天

寒，能築孝陵垣牆者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復謂未備勅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及縉重脩之使翰林學士王景侍講鄒緝劉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耆宿有文學者充纂開館文淵閣光祿寺給朝暮膳

三年正月上朝諭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得民為本保民愛恤為先朕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輿圖身致太平其間愛養生息思至慮周故天下殷富生齒日繁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惟恐不逮尚慮天下之廣人心難一不守我皇考一定之法致陷刑辟所以

叮嚀告戒使人遷善遠罪凡我有官君子明聽朕言民國本也勿苟貪其財勿妄役其力則可常安民民常安則天下無事矣是亦爾等所以令終而後聞也

諭天下武臣曰國家置武衛以禦侮不以世治忘備爾等當竭忠効力守法奉公士卒戰禦所資也其用心撫綏屯田儲畜之本也其加意督勸若夫完城堡脩器械勤訓練謹斥堠慎哨備皆軍政所急爾等爵祿富貴或繇父祖或出己勞當夙夜體念保之永遠

免順天永平保定三府田租二年命學士解縉於新進士中選才質英敏者讀書文淵閣得二十八人以

擬二十八宿司禮監月給筆墨紙札光祿寺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三錠工部給居宅曰漢唐宋諸賢臣皆能以文章羽翼六經垂諸後世嘗使儒道之盛克見於今黃河清于蒲津羣臣獻頌建碑于孝陵伐石幕府山之陽求厥趺于龍潭山發土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宛然如生衆工以異來獻羣臣奉表稱賀遂獻于孝陵楚王楨來朝二月蜀王椿來朝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四月以儒士馬巨江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巨江西安福人與張紘同輩學行老成志尚閒逸上在藩邸聞其名及是召至將用之以老固辭遂受博士賜紗帽周世子有燉寧化銀帶襲衣及璽書褒諭令致仕

王濟煥長山王賢㷭來朝五月肅王模順陽王有烜
來朝賜周楚齊蜀諸王書曰我皇考創業垂統惟欲
本支各盡其道朝廷則篤親親藩國則重守法朝廷
紀綱明正藩國不齟齬其間藩國禮節不踰朝廷不
苛責于上吾與諸弟姪皆宜念之夫朝廷不能篤親
是謂不孝不友不慈棄仁背義咎莫大焉昔建文嘗
蹈此失吾躬奉藩不深戒哉天下事繫一人精智有
限藩國當體亮本誠情外相恕比代寧秦晉永興高
平平陽諸王稍不順意內外怏怏或聽誘為非甚者
怨謗鎮壓是皆少年寡學之過吾慮傷同氣悉忍不

問然皇考有法朝廷之公也朕復不言積過愈深又
安能已繼今吾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姪念皇考之
法具在特此遣書陳布悃款六月遣中官鄭和往諭
西洋海外諸夷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
吉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少卿袁復（袁復賓應人）賑饑蘇松
嘉湖曰蘇湖被水民食他郡其令所在毋驅逐水退
復業無糧食種子者官給之大理寺臣言文官犯杖
近例記罪還職停俸三月蓋欲使自新乃輕玩比比
請今論如律上曰其待三七月興平鳳翔二縣進瑞
麥羣臣表賀上曰四方遠邇一物靡疵癘乃名太平

覽表愴媿八月印明學較之教遼王植來朝九月谷王穗慶王㮵楚世子孟烷蜀世子悅㷿來朝闗陝獻嘉禾羣臣應制譔詩初上爲燕王時嘉禾生北平以獻太祖太祖御製詩賜上至是摹勒拓本賜諸王近臣時四夷貢使充溢脩會同館於京師驛于福建淛江廣東之市舶提舉司爲海外諸番館福建曰來遠淛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加封張輔爲新城侯十月封宋晟爲西寧侯賜滿剌加國鎮國山碑銘以祖訓賜諸王而諭之曰皇考垂訓子孫是書最要夫朝廷藩王合本同根心祖宗之心則自然各盡朕與諸王

共勉之十一月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廿有餘年每聞邊報謹守而已當時中山王武寧王亦惟嚴圉以無失敗爾遇烽警輒遣出視不輕率耶今宜戒之四年正月上謂侍臣曰朕閒中肄書愛毫穎精妙稱順人意因歎匠藝如此本之素治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造極今人學力未至便謂道難登求道易匠藝也戊戌宴羣臣奉天門與宴蠻夷酋長皆起舞稱壽曰生居絕域獲覲天朝太平之盛死且有光上曰普天同樂朕心也皆歡呼稱萬歲日本國王源道義捕獲海寇以獻下璽書褒諭之封其國之山曰壽安

鎭國之山上製文立碑焉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命豐城侯彬新城侯輔率兵捕之諭曰盜故良民有司不字更加害之不愛其生則不得已其先之撫招及彬至皆潰散遂命班師六部都察院奏劾朝覲官治事稽違上名遣之而諭曰職天職也勤慎則張怠忽則廢其歸改過自新琉球國進閹人命還之禮部請今且留但止其再進不者慮阻化誠上曰空言不若實事留而止之必有繼踵來者甲辰大郊祀上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慕容超郊壇側出異獸隋煬帝祀圜丘暴風不成禮德與不德皆能動天夫德者積

躬而累行蓋非臨祭而儌福上晚朝右順門百官奏事皆趨出名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早朝奏事多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有欲言毋謂朕倦聽又曰朕每旦四鼓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朝退省覽奏牘有邊警水旱之報即付所司暇觀經史未嘗敢逸卿等宜體朕心相與淬勵西域進舍利禮部臣請因是釋罪囚上曰天堂地獄佛亦有焉梁武元順豈可效之賞功誅罪帝王大務也二月寧世子磐烒來朝成都等府播州宣慰等司奏蠲荒田賦上命戶部并除其歲額命軍官犯罪戍邊

立功者悉復之三月辛卯朔視學釋奠于先師立碑製文焉廣東諸處黎獞苗獠皆來朝賜賚授官勅有司免其賦諭韃靼可汗鬼力赤曰朕體天爲治惟欲萬方有生咸得所欲致書可汗謂宜通好往來共爲一家可汗不悟拘我使臣掠我邊境夫天之所興孰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舉之昔天命有宋歷十餘世而厭其德以命于元數世之後天又厭之命我太祖皇帝此皆天命豈人力也不然元之後世自愛猷識達里刺北徙以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地人民增益毫末否古稱順天昌逆天亡況爾有衆甲冑不離

身弓刀不釋手東還西徙老者不得終其身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數十年矣是皆何罪可汗聰明特達還前使者及所掠去邊境之人用寧爾衆同享太平豈不美與若果必以兵朕亦不得獨已可汗審之文綺二表裏往致遠意永和王濟娘來朝上曰宣府萬全興和皆臨邊衛未冬先寒將士備禦晝夜不解甲朕嘗歷其處勞苦特甚大小官軍其人賜鈔五錠上試禮部中選舉人朱瑨等擢林環第一復親試下第舉人得文學優等二十一人賜冠帶授之官選未及者賜鈔遣還諭之曰爾等當歸務學鄉里父兄所在孔

子蓋恂恂如也尚謹子弟禮毋生驕慢以蹈德凶勑
諭海島流人曰爾等播遷于虐政畏罪久徙苟活窮
荒特赦所犯宜即還鄉復業譬如春冰爲水如故四
月順天府老人以優免田租入謝命光祿寺賜酒食
禮部予道里費面諭之曰往者北方連歲軍旅供給
勞苦故爾特免比農種何如民力復舊否朕念一來
恐勞困爾爾歸各勉子弟爲善而勤生皆叩頭謝因
諭戶部臣北京耆老多有入謝者春作方興政當勤
督子弟力於農畝况衰倦之人豈堪遠涉即檄止之
保安王尚煜順陽王有[illegible]長山王賢㷊來朝購遺書

於天下論使者曰勿計直惟所欲士大夫尚有藏書況天子哉因顧學士解縉曰須覽閱乃有益上諭都御史陳瑛曰御史以儆肅百僚當用清謹介直之士不能是者悉黜之因諭吏部授御史必其人又曰百官小大皆必其人豈但御史有較尉許朝臣謗毀時政者上曰其誣命鞫之果然上曰小人敢誣君子則上下不相安也付治於法司五月名論三法司曰日見刑部引奏有逮及無辜久繫不決至於病危其人無罪設若病死枉殺之矣決獄在明又在不滯今天氣已熱徒流以下其皆令所在發遣上謂侍臣曰君

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則不棄論小過而廢
大善善將怠錄小才而免大惡惡將肆故惡難容者
乃不論其才才可用者乃可略其過賜鬼力赤部下
阿魯台織金文綺二端而諭之曰曩者丑閭回具言
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哷木兒至又言
爾母子同心歸誠有加無替自古名世之臣如王陵
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恭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委
身事宋皆懷先見之明知天命去留之幾爾明達不
下古人政當央之朕當處爾善地與爾王封傳之子
孫永世無窮命雲南車里諸宣慰使定孟弄灣甸等

府州三年一貢著爲例秦王尚炳來朝六月已未日有食之是日陰雨不見禮部請賀不許上謂近侍之臣曰早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舉沈思久乃得之朕以一人而覽萬幾能盡無遺誤日今事有叢脞爾悉聽之處置有憾亦須直言拾遺補過爾等職也南雄府獻瑞麥薦宗廟廣東布政司言南雄至南安有梅嶺之隔番夷方貢請用民接運上曰貢無定期農少暇日其令貯貢物於南雄農隙接赴南安復顧侍臣曰民不失養勞之鮮怨民失其養休之不德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

七月上視朝百官奏事退召侍臣語久之時方五鼓侍臣請曰聖躬勤勞請少休上曰朕在宮中嘗周思庶事一事未行或行未善即不寢至旦必行乃安久亦忘勞誠念才德不逮若不專志勤思何繇政善民理也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征夷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逆臣黎季犛季犛者胡查也閏七月羣臣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遂遣工部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古朴師逵副都御史劉觀等採木於中外命泰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

造磚瓦徵天下諸色匠作選軍民丁壯期明年五月赴役於北京來歲代古朴陳州人洪武中鄉貢為太學生文貴服闋乞祿養母太祖嘉之除營部主事累武選郎中建文三年陞兵部右侍郎永樂初改戶部右侍郎宣德中爲戶部尚書終官朴居官臨事夙夜匪懈謹守底意無敢損益戶部主事劉良罷其官朴下考之良泣上左右求早朴不可良遂誣奏朴他事既就繫成祖察朴誣釋之仁宗特吏部表敍其勳令封誥其父母仁宗曰宣宗尊崇于寵祿後降良常誣奏大臣君子乎不與良竟以黠敗

師逵字九逵東陽人少孤養母年十三母疾甚思食藤花菜逵不常有逵去彼南二十五里求得之歸則丙夜道遇虎驚呼天虎舍逵去得食菜尋愈自國子生擢御史陞陝西按察使月日開史海嶽以千餘人丁憂去官廬墓蔬食永樂初召爲兵部侍郎尋轉吏部文皇征虜命總督北運建請量程置郵使得遞輓民不困而軍食足洪熙初進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宣德二年卒逵任吏部能杜請謁衆論以未公當恩從北京文皇顧語左右曰恩從諸臣惟師逵廉

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曩守藩暇好觀易時府中惟武周文善爲易然時有拘滯易者易也其妙在變又曰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時周文以侍讀學士請致仕陛辭賜坐良久曰卿篤學惇德宜在左右春秋高矣故遂卿請周文頓首謝命賜酒饌楮幣給傳還鄉顧謂胡廣等曰斯人操履端方上問胡廣曰中官自江西來言田家穫稻皆了此甚早也對曰臣鄉多早稻是以早穫上曰江西民衆地少農亦給否對曰勤斯給矣上曰勤之一言四民皆道人君尤要八月侍臣有言强盜刧人多減死戍

邊恐法寬無以示懲上曰朕憐其初非得已又冀其
終能改過勑甘肅守將宋晟寧夏守將何福山西守
將吳高曰朕欲馬蕃息有二策其一欲略如漢法擇
水草地其外險阻數人守之縱馬其中順適其意冬
寒草枯則聚而收之其一散與軍民牧養設監牧統
領之二策孰善精思條畫以聞上召通政司參議賀
銀而責之曰朕於民情雖微不忽四方言事皆欲悉
聞今章奏非東務者通政司但送六科不聞朕如此
則何以通政爲賜趙王高燧書曰比聞駙馬都尉袁
容怒都指揮款台過門不下箠楚幾斃款台雖難功

臣爾豈不知曷不聞朕自洪武來何嘗有下馬駙馬門之令所辱款台之人悉送京師王敦爲晉駙馬縱恣暴橫卒用悖逆滅亡爾令毋效之免齊王榑爲庶人九月晉王濟熺周世子有爌廣昌王濟熇來朝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北京二苑馬寺申嚴投匿名文書之禁十月免午朝上顧侍臣皆休沐一日復問寓舍無事寧觀書否對曰暇亦不廢上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恒覽書若等盛年切莫自逸當惜寸陰何可不勉辛丑月食征夷將軍朱能卒龍州使右副將軍韓領其衆回回國進玉盌郤之命禮部賜

鈔謂尚書鄭賜曰朕宮中恒用麄盌瓷素瑩然可念也十一月庚申大薦享于高皇帝后臣庶祖考咸預其列其日甘露降孝陵醴泉出神樂觀戲宗廟賜廷臣勅曰朕敬謹事天致孝皇考皇妣普及幽靈禎祥屢見爾羣臣表賀朕不敢當斯皆上天眷祐皇考皇妣聖靈垂陰及爾羣臣盡心輔朕協和神人之所感格朕觀自古有道之君祥瑞之來愈加警畏爾宜勉輔朕躬承天與朕皇考皇妣鑒臨之意刑部大理進月繫囚數上閱之凡數百人大辟十之一召尚書呂震少卿虞謙等曰非死刑者何今天寒滌禁雜犯死

罪以下約二日悉依贖罪例發遣之

呂震字克聲臨潼人洪武中鄉舉入太學詔遣行天下閱淺塘震承檢之兩浙奏稱命得任使擢山西按察僉事入爲戶部主事尋出爲北平按察僉事成祖潛邸恭順有勞及即位召爲大理少卿尋陞大理卿進刑部尚書轉禮部成祖數自將伐虜震與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兵部尚書方賓刑部尚書吳中皆諫上不聽上怒原吉糧儲之對復繫之并囚賓等賓聞懼自縊上命震兼領戶兵二部事溫論之曰事無與卿卿但盡忠職坦懷稍期因命較射十人隨震密敕曰震萬一死輒十人再生也震自幼穎悟善記每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史送奏震獨口奏具得其曲折事經震至考詩訂正記表三部皆具尊請討三部侍郎具位而已嘗從北狩虜立碑沙磧中上率羣臣讀碑文而震誦說之居一年上與文學臣語及碑詞禮部遣官往錄其文震請筆疏之上密使人至虜中搨其本不脫一字以此寵震甚震深中寡言當其獨坐深念以手指刮眉毛則必有精思密計諸官屬相誡無敢白事而主事尹昌隆者故爲春坊中允爲東宮所重

曰震事寰政獨坐不應少選復前震怒拂衣起曰君自行之何以問爲昌隆不得請有詔以公督事東宮皇太子素重公何不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事聞行震大怒奏昌隆假宮僚枉撓恩私事不關聞奏輒取東宮令旨不之父而之兒昌隆濟蓄無君心上爲囊下昌隆獄尋赦復官昌隆丁父憂起復謁震震外津接昌隆入理前奏詔繫昌隆錦衣獄籍昌隆家凡下詔獄者上北巡幸輿載以從名隨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以王嘗保奏昌隆爲長史坐昌隆與謀下公卿雜問昌隆力辨不服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服獄具上昌隆死夷其族震爲禮部垂二十年仁宗朝加太子少師尋進太子太保宣德元年卒卒時病面疽宛轉病呼曰尹相尹相家人問故曰尹昌隆守而欲殺我震竟死

戶部人材高文雅疏白時政下禮部會議都御史陳瑛以文雅疏舉建文時事劾而請寘諸法上曰草野不識忌諱言苟可採勿遽廢罷因諭尚書鄭賜明主不罪言今

後建言者但詢可用與否瑛刻薄非助朕者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十二月辛卯大赦天下上聞京師民多病歎曰內府藥材甚廣咫尺不能有濟何況於外命太醫院製施方劑復命禮部申明藥局之令